

林思齊博士（1940年級毓社）逝世

加拿大溫哥華培正同學會永遠名譽會長，加拿大卑詩省前省督林思齊博士於2010年11月22日凌晨在家中逝世，享年八十七歲。林思齊博士是香港母校小學第一屆畢業生，升學廣州東山母校初中。中學畢業後升學香港大學、嶺南大學。後赴美國於譚普大學研究院深造。回港後任嘉華銀行副總裁。1967年舉家移民加拿大溫哥華。1988年7月榮任加拿大卑詩省省督，為首位華裔獲此榮銜。

林博士樂善好施，認為「由衷的捐獻，好比星星之火，燃亮人心，薪盡火傳，燃亮的人心又會轉而燃亮更多其他人的心」。

林博士是一位出色的演說家，情真辭暢，扣人心弦，平均一年內作演講逾三百次。林博士特別關懷溫哥華培正同學會的發展，對會務常作有益指導。

紅藍兒女永遠紀念敬愛的林思齊博士。



林思齊題

培正精神通四海
紅藍兒女是一家

第一屆加拿大培正同學日大會

見

若以樹比喻人的一生，1923年出生的林思齊，可說是一顆落在好土的種子。孕育著它的，是父親林子豐對子女教育的堅持，是姑、叔長輩們供給的文學文化薰陶，是運動、音樂與審美的自小培養。

動盪是那個時代的背景。林思齊的青少年期經歷過戰火及其帶來的搬遷、停學、逃難。他曾留落荒島、多次與死亡擦肩而過。1947 漂洋過海到美國，兩年內取得工商管理碩士銜。風霜雨雪看似殘酷，卻是做就萬物生長不可或缺。這小樹苗衝出泥層，萌芽茁壯。

壯大後的樹苗，開枝散葉。1952年的一次港督宴請舞會裡，林思齊與夫人陳坤儀一舞定情，且情繫一生。林氏夫婦育有三名女兒。1967年事業攀上高峰之際，拋棄所有，舉家移民溫哥華，從此開展他人生中最燦爛的一頁。



思

樹高千丈，還靠根深蒂固。林思齊博士的成就建基於他的信仰。林思齊祖父、父親都是基督徒，本人在唸初二時決志信耶穌。信仰給他平安喜樂，也給他行事為人的準則。按他自己的說法，他一生中，多次大難不死、工作上未受挫折，買賣物業屢獲利及免稅，皆是上帝的旨意。



林思齊博士對人有很強的同感心。面對遭遇困境的人，他不能抑制地感同身受，繼而伸出援手。以實際行動安慰受傷心靈，培育人才，植樹修林，讓美麗的事物留存。這不是他的偉大，而是因為神就是愛。

林思齊博士一生遵行聖經原則：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1983年林思齊博士選擇退休，奉獻為神用。參予基督徒啟發課程、成立傳統聖詩會，為傳福音工作，身體力行。

賢

像一棵年青幹實的樹，枝葉繁盛，神采飛揚，林思齊的事業發展一帆風順，從事銀行工作17年，是嘉華銀行大班，期間建成嘉華銀行大廈。花13年的努力，促成浸會醫院及浸會大學的成立。1992年接受浸會學院名譽博士學位。涉獵其他的生意如開工廠、花店、保齡球場，都取得成功。來加之後，投身地產業，先後成立23間地產公司，10年間，買賣及發展地產物業，業務遍佈美加。

1988年林思齊
港新移民湧入
下就任省督。
中第一位華人



博士在大量香
溫哥華的背景
是加拿大歷史
省督。他以無

比的魄力和勇氣履行職務，走出省府，接觸人群，所作演講和訪問，不計其數，成為最忙碌及分文不取的省督。他成功化解了傳媒的偏見和種族對立，他自比橋樑，促進中西文化和諧合作。他也勸諭移民燒毀回鄉的橋，在加拿大生根貢獻。

林思齊博士對金錢的看法，並他回饋社會的意志，使他成為人所共知的慈善家。成立林思齊和陳坤儀基金會，自1983年至今捐獻數以千萬計。

齊



“我希望我的朋友以慶祝的心情來記念我。慶祝我的成就，家庭，友情和恩典。但最重要的是慶祝我一直是個快樂的人。我快樂因為我堅守了神給我的四個品性：關顧，分享，付出，愛己及人。”

—林思齊博士

林思齊博士對櫻花情有獨鍾，不僅因其美麗，更因其所含的人生哲理：承諾了的事，必盡全力，獻出一切去完成。櫻樹一接觸到春天的訊息，全株便迸發出粉黛花瓣，掩映漫山遍野。當短暫的綻放結束時，落英如雪粉飛舞，鋪滿一地。當林思齊博士行完人生的路，所踏過的足跡，已是綠蔭成林了。

如果人生是旅程

— 告別王潔心老師

基社 曾慶瑜

2010年7月18日 於臺北

王潔心老師消息在北美報紙刊登，寫著：作家王潔心女士辭世…，我曾以為老師只是玩票的寫寫，很久以前曾讀過老師的《神槍手》，以為就是這麼一本，事實並非如此，做了功課，驚訝的發現老師著作甚多，都不是隨便可就的小書，198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原音韻新考》，許多詩詞論文都要參考這本研究音韻的工具書。1994年初版的《雙女魂》取材老師父親王蘊山先生手抄舊稿，七十萬字描述抗戰時期，兩個本來平凡來自鄉村的貧苦女兒因為命運終於轟轟烈烈的故事。

七月四日出發參加老師告別會，國泰航空幾無前例的誤點三個小時，我在候機室瀏覽母校各班社網頁，再看看電郵，發現田榮先一封四月傳來而我未曾閱讀的郵件，是忻尚永收藏的陳年手稿，當年參加校際音樂節國語朗誦隊詩詞內容及隊員名單，忻尚永想不起來是誰給他的，工整熟練的書法，主觀判斷不太像中學生的筆跡，還有偶然出現的簡寫字，當年中學並無簡寫字教學，我的思想回到培正中學國文課的黑板，黑板書寫和紙上手寫會略顯不同，帶著一點不確定，把文件列印出來，放在貼身攜帶的文件套內，裡頭有一本1955年亞洲出版社出版的泛黃陳舊小說，我要帶著這本書和有緣人分享這份驕傲。

很少坐長途飛機睡少於八小時，這次輾轉反側吃遍每頓飛機餐，帶了熊貓眼到溫哥華。三十多年未見孫鯤生，沒有比他更準確的資料來源了，他證實這是母親的筆跡。王潔心老師當年一筆一劃盡是對我們這幫小姑娘小伙子的期許心血！我心悵然。

1955年，〈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於臺北成立，五十年代女作家首次擁有的殿堂，王潔心老師與蘇雪林、謝冰瑩、張秀亞、徐鍾珮、林海音等優秀作家創立，在以男性為創作主流的當時，這批正值創作力豐沛的青年女作家共同寫下開展這頁歷史。這年，老師很重要的作品「愛與罪」出版，1957年被搬上銀幕於香港首演，同名電影由唐煌導演，王豪、葛蘭、羅維、王元龍主演。我應該有看過這部電影，在半夜喝電視提供粵語國語電影奶水那個年代，這本小說港台都找不到了，費了好大力氣終於在臺中東海大學圖書館借到，五十五歲的書飽歷風霜，必須小心翼翼的和她相處。第

一次看小說，依稀憶起電影裡逃犯王豪抱著小嬰孩星夜逃亡的畫面，當然，那時我並不知道這是老師的作品。青年王潔心的豐收年，全國青年最喜愛閱讀文藝作品，老師的〈愛與罪〉張愛玲〈秧歌〉、張淑函〈意難忘〉等並列獲得巨大迴響。首屆青年獎章，老師與鐵人楊傳廣、棋王林海峰一起得到褒揚。1961年，老師另一部被改篇成電影的作品〈玉樓三鳳〉上映，唐煌導演，李湄、丁皓、王萊、喬宏主演。

老師最後出版的小說《風在菲沙河上》，距離她第一本出版書籍超過半世紀，從青春到白頭，此岸到彼鄉，無論命運如何考驗環境如何崎嶇顛簸都不懈怠，她是如此認真，這種毅力，我對老師有除出老師以外的尊敬。

老師的最後歲月，兒子載著她，坐我們大部份人一輩子沒機會登上的貨櫃拖車，穿州過省，遨遊四方，鯤生這樣寫：〈朝離溫哥華，夜抵俄勒岡，清晨寒似冬，黃昏暖如春，數日間，歷經四季，數年間，把八千里美景看飽。精彩而來，安詳以去…〉。鮮少人能享到這種福，老師最後三週，鯤生每天餵食陪伴，女兒慧如健康狀況無法奔喪，但穿著女兒的橘金錦袍入殮，老師可無遺憾無牽掛。

鯤生親自布置場地，照片裡的老師就是我記憶中的模樣，穿旗袍、溫柔篤定、洞悉世情含蓄淺笑著，靜謐的美麗。玫瑰、康乃馨、白菊花、輕輕浮在水上，白蠟燭在我看來象徵老師的皎潔與生命不斷的燃燒、照亮、溫暖。

老師筆耕一生，春風化雨三十餘載，七月五日告別會上來了老師的姐妹，外甥女、乾兒子乾媳婦、鯤生喊老師福星的、各方好友、文壇前輩老友，詩人痲弦、加華筆會會長余玉書，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會長陳浩泉，葛逸凡、韓牧、勞美玉、虞崇貞、黃玉娟、劉慧琴、林婷婷、談衛那、凌秀等，他們朗誦老師的詩、唱老師寫的歌、回憶老師和他們的緣份，好多培正的老師，潘寶霞老師、區重堅老師、余群英老師、羅豔貞老師，姐姐曾慶環不是老師學生，因為紅藍兒女精神，精神抖擻站一整下午接待每位向老師道別的來賓，溫哥華同學會李會長代表培正中學及培正同學會向老師表達追悼，溫哥華當地同學、曹國誠、朗誦隊名單裡的施大衛用標準表情皺著眉問三個問題，表現不惑之後的惑；鍾清輝用標準普通話述說對老師的憶念，這位品學兼優的清秀佳人風采未減。我選擇用普通話進行所有引言，王老師是除



左起：仁社曾慶環、潘寶霞老師、區重堅老師、基社曾慶瑜、余群英老師於追思會



溫哥華培正同學同緬懷老師；右五為老師公子孫鯤生先生

了母親楊錦文老師外我的第二位普通話導師，我希望老師聽她熟悉也更喜歡的腔調。

老師用她寶貴的課餘時間，細心耐性教導我們參加國語朗誦隊的每一人，此刻，當年的二八娉婷彷彿正輕擺身肢誦著：三月三月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還有老師清亮悅耳的嗓音，餘音仍繞…

餬生的同事問《愛與罪》可有英譯本，電影能看到嗎？Madame Wong 的眾多學生可有另一位作家？

二零零六年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同學日，老師應邀參加，欣然寫下這對聯：

《培育英才，因而良師益友，感情逾手足。

正大胸襟，必能承先啟後，光芒照日月。》

親愛的老師，曾經是您的學生是榮幸是福氣。

如果人生是旅程，老師不虛此行了。

王潔心女士，1927年2月2日生於中國河南省孟縣。

畢業於國立河南大學教育系，歷任台灣板橋中學、成功中學、香港蘇浙小學、培正中學教師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國語講師，1983年退休。曾任台灣《婦友月刊》主編及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理事。業餘從事寫作，筆名蕭瑤、胡畫等，曾移民阿根廷，1988年移居加拿大，依然創作不斷，為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資深會員、加拿大華人筆會理事。

2010年6月14日於加拿大卑詩省烈治文市雄獅莊院(Lion's Manor) 睡眠中安詳辭世。

著作：《春蠶》、《愛與罪》、《寬恕》、《美蓮姐姐》、《女人故事》、《神槍手》、《還巢燕》、《少年行》、《小樓春曉》、《愛的陷阱》、《雙女魂》、《母與子》、《禁園》、《風在菲沙河上》等長短篇小說，散文集《根著何處》，國音語文研究書《中原音韻新考》、散文亦被收錄於《漂鳥》(加拿大華文女作家選集)、《楓雪篇》《楓情萬種》(「加拿大華人作家協會」會員作品集)。

懷念雷錦濃學長

會長雷錦濃學長是培正1938年融社同學，以前二埠培正同學要往三藩市參加培正同學會舉辦的同學日，因路途遠，而且在晚上舉行，來往不甚方便，雷錦濃學長提議組織二埠培正同學會，當時香港培正同學會會長鄺文熾學長到訪，很同意我們成立同學會，於1968年成立二埠培正同學會，並推選雷錦濃學長為第一任會長，歷年來對於二埠培正同學會支持貢獻很多，雷錦濃學長是社會賢達，曾任溯源堂主席及永遠顧問，中華會

二埠培正同學會羅根合(1954匡社)

館主席，中山紀念館主席，雷錦濃學長不幸痛於2010年4月1日在西人醫院逝世，享年95歲，出殯日各公所致送花圈，香港培正同學會、台山培正中學董事長鄺文熾學長，三藩市培正同學會、二埠培正同學會都有致送花圈到達墳場，將數十個花圈排得很整齊，圍繞墳場，非常莊嚴，因此我們喪失一位盡忠職守無私奉獻的雷錦濃學長，感到非常悲痛，二埠培正同學會懷念雷錦濃學長對於二埠培正同學會勞苦功高的奉獻。

1936年級翔社梁明德老大哥辭世

梁明德老大哥於七月四日在聖馬刁市 San Mateo 蒙主寵召，享齡九十五。梁大哥培正翔社畢業後，曾在新加坡理工學院進修，他是廣州中山大學機械工程系學士。從五零年代至六零年代中活躍於星、馬各地的銀行界，大有建樹。他是一忠實兼熱誠的基督教徒，工餘兼任教會執事。一九七九年梁大哥移民來美，在社區內服務，不遺餘力，最顯著的成就是將聖馬刁縣的醫療保健手冊和家居安全資訊錄全部譯成中文，因此為聖馬刁縣政府頒發多項獎狀和榮譽。明德大哥亦是三藩市培正同

學會內德高望重的長者，二零零六年他和黃學海學長在同學日內慶祝翔社金鑽禧，二位老大哥連同嫂夫人乃是切蛋糕、音樂燭光賀壽慶會的主角，其溫馨、情意纏綿的場面銘感人心。未足四年，二位學長相繼辭世，漫留無限追憶在同學們的腦海中。本年三月十三日的春節聯歡，梁明德大哥一馬當先，第一位向孫必興會長報名參加，可見他對同學會的熱愛。逝者如斯，未嘗往也！明德大哥，在主懷安息罷，音容宛在，我們不會忘懷的！

鄺修麟學長逝世

鄺修麟學長(忠社)於2010年9月23日在港逝世，10月15日於世界殯儀館安息禮拜，忠社同學廿餘人出席，哀悼送別這位老同學。

鄺修麟同學熱心服務社群，曾歷任香港樂善堂副總理、香港培正同學會副會長、培正忠社社長，貢獻良多。

修麟同學為人風流倜儻，相交至多，知音者眾。他青少年時代，喜愛演話劇，為當年紅藍劇社重要台柱，演活了莫里哀劇作中的多個角色。

永遠懷念修麟同學。



印象中的老師單倫理

1960 正社冒懷慶



單倫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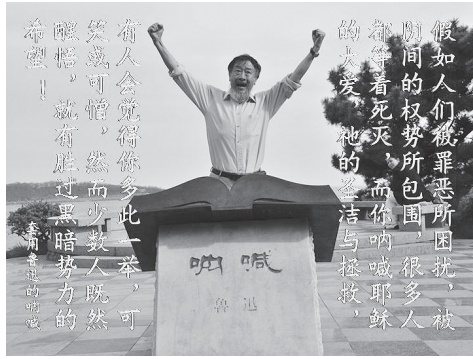
五十年代的香港，進入中文學校（譬如培正）教課的，很多都是

從內地到香港來而很優秀的老師，多種的原因，得不到英國式教育機構的認可，但願意付出代價，為教育而教育，不怕生活艱難，就進入培正當老師，正是「不辭折腰五斗米，俯首甘為孺子牛」，就為我們做了「猴子牛」。1957年那年是我們正社初中到高中的換轉期，在回憶中影響我一生的老師有好幾位元，譬如有用反邏輯來教歷史地理的林天蔚老師，他幽默的講論：「蔚藍色的天空，下著微雨」，林老師身材不高，坐在前面的我們更矮，果然晴天有微雨降下，還是溫的，師生的距離是那麼的近。又譬如懂得順口溜化學元素表的張啟滇老師：「駕那該美女 滿身落地狗」。他將元素排列變為詩句，真是很聰明。前者讓我以後特有興趣到世界各地印證他使我嚮往的地方人文與歷史，後者有助我進入大學主修論文。兩位老師因為學問高深，後來都去了各大學當教授，證明我們那時有優秀的師資。

五十多年後回頭一顧，發覺影響我一生最深的竟是教國文的單倫理老師。其教課的熱情歷歷在目，記得他教散文課程時提到的有魯迅，巴金，冰心，沈從文，朱自清，易君左等。自然而然地以他山東腔的廣東話朗讀文章教課，聽起來常常很糊塗，吃力但也十分有意思。調皮的我們常常會小聲地學老師的口音，雜訊一片。他會一手執著書卷，每讀兩句就抬頭看看我們。每唸完一段，就從容不迫的發揮起來，有時習慣性的咳嗽兩聲，吞吞口水，讓他那眼鏡懸掛在他鼻尖上，用幾秒鐘時間看著我們已變成無聲的反應，然後再繼續朗誦下去。他這一看，我們與他的距離就那麼的拉近了一節。正如其名，他是很有儒家倫理的老師。他那精彩的講論，不止顯得他對文章的欣賞，對作者思路的瞭解，還露出他對生活上的體驗。他使我對魯迅的吶喊，冰心的母親，朱自清的背影都留下了有血有淚的印象，久久不滅。

記得單老師那一天拿出易君左的散文「香港的印象」開口就讀出「香港的影像」。那年我們讀初中三，是易先生剛來香港不久的短文。單老師那天讀得特別興奮，吐出他那很重的山東口音的廣東話，我們聽得一頭霧水。「香港的影像」？是講香港的电影公司嗎？還是香港的倒影？對那天「香港的印象」的內容我已毫無印象，已經是五十多年前的文章，但看他那高興得意的表情，至今還留在腦袋上。

我們正社同學離開母校已經五十年了，元老們今年2010年十一月回校慶祝重聚。若問我自己對「香港的印象」會是什麼呢？印象中五十多年前香港是殖民地，英國的官員是大佬，只要不犯法，可以豆零（五分錢）坐巴士，可以一塊錢去中學旁的美蓮餐廳吃免治牛肉飯打上一隻生雞蛋，如要看摩天高樓需要到中環，尖沙嘴，而我們在街頭上就可以看



到獅子山，啊，美好的回憶！如今五十多年後「香港的影像」又是什麼呢？影像中的香港是兩岸三地中最自由而還在追求更多自由的地方。比起其他城市，影像中的香港是人口增加而交通更方便的地方。連澳洲新加坡在內，香港是東方最清康的地方。啊，美好的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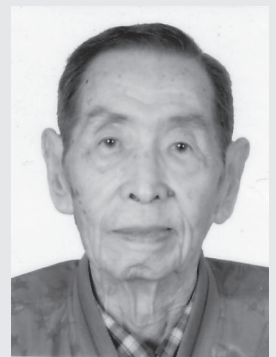
今年有機會到了單老師的祖籍山東，在魯迅公園內，背著渤海，我忽然感覺到我在中國的新工作，有點像在吶喊，想起單老師

讀「狂人日記」的神情，我這老頭因舉不起身前銅鑄的書，就舉起兩手，然後毫無顧忌地，完全不管旁人的討厭，這糟老頭子情不自禁地學著老師口沫橫飛的呼喊了幾聲，很得意地回想到他當時的神態。原來單老師是虔誠的基督徒，有基督教的著作，作他學生的我也可算是一個同路人吧。

因需要上飛機回家，我的計程車離開了位於城市西端的魯迅公園，而出來的大道就叫香港西路，也就是貫通東西的一條很長的路，分西，中，東路三段，全程共十七多公里，是去青島東邊飛機場的主幹道。司機告訴我他嚮往香港已久，以前望塵莫及，最近希望去經驗一下那旅遊聖地。唉，單老師已離開我們，我沒辦法告訴他這就是山東人人都知道是為紀念香港回歸而稱之為香港路。就在1997年，他的家鄉山東省已經命名此主幹道為「香港路」，單老師1957年教我們讀文章，印象中我誤會為「香港的影像」，果然在40年後咱山東就有了香港的「影像」。

悼念一九三五 覺社凌念賜學長

凌念賜兄廣東番禺人，2010年1月在台病逝，享年九十五歲，貴妻女均在台北，凌同學曾任商船船長，退休後從事商事案件顧問服務，頗具名聲，早期對台灣校友聯誼會活動多有參與。其在台同班同學有馮國賢（陸軍）、蔡惠強（海軍）均已去世。



另一位同班陳爾活兄曾任高雄兵工廠副廠長，退休後移民美國。

鍾榮凱（1943 鋒社）報告